

74863

37

100.153

39

37=7



增脩祁縣志

庚辰

藝文二

世家

唐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一

元謨次日元則元謨以將畧陞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曰晉陽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日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同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職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

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  
公曰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  
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  
平銅川府君嘆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  
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  
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  
政甚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蓋憂皇綱  
不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  
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

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兩遊長安  
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  
道挫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  
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  
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  
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  
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復徵不至辭以疾謂  
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遷焉高祖穆公

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壝於  
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  
先君之所懷也有做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  
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  
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  
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  
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終門弟子數百人會  
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  
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  
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  
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卷讚易七十篇  
列爲十卷遭亂藏於笥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  
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按縣志篇末有後劉禹錫爲墓碑云八字改劉後杜  
百餘年杜文豈得贅以劉事似誤今刪之

傳

唐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瞞瞞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

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篆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嗟文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岳與姓名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國朝

書溫嶠傳後

畢振姬

微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  
易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爲之嶠後追爲母服議定  
君臣母子之大倫絕裾以爲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  
又不以事徵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  
屬嶠勸進母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  
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嶠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  
箕澹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留  
所得料而自主也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實夫高先生傳

陳時邑令

先生姓高氏諱爾秀字實夫候選州同始祖蘭肇居於  
祁之紫紅鎮數傳至尚志公而族始大又四傳爲先生  
大父諱龍生象辰公家世積行族黨樂稱長者象辰公  
有子二人先生其次也先生爲人凝重性至孝遭內外  
喪哀毀骨立葬祭一準於禮繼母頡氏常抱沉疴先生  
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兄爾鳳早世撫兄子女如  
已出兄子繼歿復以己子璠承兄後喜施予隣里鄉黨

婚喪緩急來相告靡不應無德色鎮南二里許當胡甲水衝夏秋漲發往來者常苦病涉先生鑿山爲石迤絕磴盤空以利行人鎮有渠爲邢東南村落襟會象辰公會捐貲築石堰長二百步高二丈許濶丈許先生承先志歷年葺理鄉隣頌之樂與當世賢士大夫交游然必以禮未嘗以私干處族里謙和渾厚人無間言長令上其優行提學蔣公以德義可尊額其門年六十卒子三人長運極先卒次璵候選州判次璠出繼兄嗣孫五人宗齊補博士弟子員封齊榮齊盛齊興齊

邢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論曰漢景帝時萬石君奮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及子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惟能馴行孝謹故其教不肅而成也先生踐履篤實敦善行不怠其諸石氏之不言而躬行者耶仁者必有後信夫

記

元

重修成湯廟記

何世祿主簿

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澤及於生民功施於後世

故必載在祀典歷代崇奉報德報功於無窮焉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其斯之謂歟殷湯三代之聖王也奉若天命繼承道統成功盛德光映典墳以至桑林之禱精誠格天雀網之祝惠及庶類其仁民愛物之意千古之下宛若生存宜乎名登祀典萬世血食普天率土嚴立廟貌歲時致祭民庶之祈禱永世不能忘也洪惟我國家敦禮名教犧粢致幣其崇德報功之意殆無缺典古祁龍舟谷爲并州衝要之巨鎮南通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懷衛北接燕代東西雄據之勢控引乎太行恒嶽之峯山川之秀民物之夥他邑未可侔也本社原建湯王之廟地基高廠臨水面山左翼后土之神祠右翼聖覺之佛殿上壓三孤之絕頂下臨大驛之通衢峯巒聳翠儼若屏立烟雲晻靄變態不常蔚四時之佳致豁眼界於無窮使順時之登覽者而或涼風一襟皓月千里恍若仙凡之永隔迥不知其人間有盛暑天上蓬萊也詞人騷客固嘗播之歌詠以寫其泉石煙霞之趣而寓其幽棲曠逸之情實爲古祁東南勝境焉比年以來征役



不息兵火之際蕩毀無餘而湯王之廟摧圮尤甚荒蕪不治漸有年矣今歲在乙巳幸蒙總兵官大傅中書左丞相委文林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王溥來斯鎮守下車以後嚴號令信賞罰興禮教恤窮匱未及月餘軍民獲便疆境宴然政治之暇覩其舊貫慨然有感於懷卽輸已財命工葺理摧圮者完整之剝落者繪飭之經營中度措置有方儼廟貌之尊嚴復簷楹之壯麗金碧交輝丹青炳耀威儀文采煥然一新尤且不勞民力不奪農時自六月興役至八月始落之畢工之

日設樂設幣以妥以侑其崇德報功之意爲何如也昔唐賢相狄公仁傑毀天下之淫祠惟置有功於民者祀之故能特書於前史垂譽於無窮蓋其操心正大見理明徹而有此卓然不惑之舉今王公當戎馬之際未遑他役而不惜已財不惑邪議特興於殷湯聖王之廟使正祀有享禮典無虧誠可以繼仁傑去邪存正之盛舉矣本社耆宿高福端等深懷其惠欲彰盛美遂遴選堅珉用傳不朽撫其實求予文以記之固辭不獲乃敬述之以頌揚功德之萬一云其銘曰琪宮環峙兮山之阿

峯巒疊映兮鬱嵯峩煙雲掩靄兮林木森羅觀昔之壯  
觀兮真仙窠遇時之不淑兮將奈何有美十人兮惠且  
和駐旆於茲兮揚恩波憫聖廟之摧圯兮增吁嗟輸已  
財爲葺理兮成功多儀文中矩兮禮無訛繼前賢之用  
心兮其德同科紀盛美於堅珉兮亘古今而不磨

增修中嶽廟牆垣記

李之芳 教授

夫嶽瀆之祀王者之事也故巡守則有燔柴之禮諸侯  
則有不封之境及載典旣廢而民社用興於是乎行宮  
別館無地無之其或不然則所謂莘石之異寶雞之祥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九

凡可以冥接昭事者在乎其人矣昭餘祁之西北城趙  
爲名里里之左地尚其吉而嵩高之祠在焉耆宿相傳  
以爲昔人戴玉主適過有按乘不舉之異而棲靈於是  
遂因其次崇興堂宇雖劫灰經墜旋而復舉故案盛歲  
事里人事之甚謹者良有以也至元之十有二禩予以  
師命寓於是里其暇息之日登遊祠下其山川風物百  
里曠遠暢然在目矣然而垣岸頽圯蹊徑交馳牧坳樵  
野氛埃寥落而有不勝其情者矣是歲後更數四里人  
相與板榦樹屏割業施地延袤方位廣於圭田之制令

尹張紀見而嘉之移東河城漕之水額程付之以爲祠  
下漑浸之永業則將期以他日花卉敷榮林木葱鬱春  
風秋月之夕烟雲蔽陰蟬鳥翔詠以之而雩望秩其下  
使人有香火之嚴而神降歆享之福爲一郡之極觀者  
顧不偉耶旣而鄉中故舊越境而懇予記之予以有東  
道之故義不得辭姑以耳目所涉紀其變遷云耳  
明

重修城隍廟記

張 琰

祁縣太原之屬邑其城肇自後魏并州別駕所築經隋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唐五代歷宋或廢或修至元而城隍廟始建焉我朝統  
一無外其廟制區域殆一百餘年矣宰是邑者雖亦嘗  
增修其一二然而日引月深風雨凌震木石蠹腐門牆  
剝落意者歲月滋久而然歎苟欲修復必資三善曰志  
也謀也財也志然後有爲謀然後善事財然後足用一  
有缺焉功無由集景泰七年縣侯廩延王公出宰是邑  
下車之初首謁城隍喟然太息曰零落如此神奚以棲  
乃慨然以重修爲己任於是人謀鬼謀舉從其志遂捐  
已俸以倡率之而凡寮案士夫義官白民間不鮮囊以

爲之佐其財尤埋者之公正者出納之卜吉鳩工度財  
攻木瓦石磚灰集輻輳趨事者咸忘其勞凡廟中制  
作故壞悉撤去之煥然一新城隍舊居寢也今請遷於  
前庭寢廟舊無像也今剏立神像覆之以龕圍之以閣  
侍從儼然金碧輝映以至兩司翼然臯門聳立竅乎其  
深廓乎有度古木侵霄蒼槐覆砌寔祁邑之雄觀而神  
明之嘉境也非縣侯之有志有謀而有爲疇克以成厥  
功歟矧有二侯青縣霍公西和藍公以贊之故興作不  
久而成功也落成侯衣冠登門持狀請吾言以紀之夫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縣令所以任治民事神之責也故廟宇之修廢民生之  
安否係焉得其人則能治民而事神匪其人則不慢神  
而虐民者幾希矣今我侯嚴以治民敬以事神賞罰明  
信如是廟堂修葺如是可謂無愧於治民事神之責矣  
侯之政不止此也若興學校整分司通河渠修壇墮俱  
有條理將見百世之下繼是政者見其蹟而覩其功莫  
不曰茲蹟之美皆縣侯王公之增葺者耶遂書此以爲

記

祁大夫祠記

張 松

始張子旣拜祁縣之命因喜曰夫祁非晉大夫奚之封  
土邪昔大夫內舉不避親子不敢作私好焉大夫外舉  
不避讐予不敢作私惡焉予於是乎得師予仰而觀法  
焉知所以治祁矣迨至則訪大夫之遺而瞻禮焉世遠  
蹟蕪漫不可識卽有意於祠祀而力未能也旣而議毀  
淫祠見西郭東向有觀音堂者退而自計祀淫匪彞墮  
成匪儉匪彞匪儉典章將墜民是用戕廼下教曰其以  
故觀音堂改祀奚其以祁午羊舌赤左右配或問狐曰  
大夫之讐也其去之或問大夫而讐狐也奚爲而舉也

張子曰夫子於是而知公私之道判也大夫告老舉讐  
舉子未之前聞也非大夫之公爾忘私以人事主誰能  
若是是晉之所以昌乎充是義也雖不見叔向而歸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解狐之感固深矣故舉其讐以爲  
相讐往拜謝狐引弓迎而射之曰吾不能私怨擁子於  
吾君子奚拜且謝爲也又舉荆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  
之曰幸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  
吾怨子矣以是知狐之不欲見其讐與柳也猶大夫之  
不欲見狐也晉厲之末文公之餘威替矣子周之立也

少大夫舉善下皆效之當是時也私怨不久公門是故  
赫焉霸焉用天下之大履全盛之世而舉數如大夫蕩  
蕩平平之道當且復見是足爲相天下者之規獨縣令  
所宜觀法也哉是祠之立誠不可後遂用爲記而復雜  
采國語左傳及諸子所記大夫之行而次序之以爲祁  
大夫傳而別刻於左碑祀成而共舉祀者丞二之則同  
官黨虞臣簿三之則朝城姬紳學博則長安楊璣鹽山  
郝乾道考城楊國相幕則武定陳朝

重修鼓樓記

閻繩芳 邑人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三

夫經國分置必有鼓樓之設所以明更節警庶聽也故  
更節明則氣候詳而天道不忒庶聽警則趨守定而人  
事不眩是鼓樓之設其殆爲治者之所急與我祁縣治  
創於後魏別駕分瓚堂序解廚國初少尹邱昱繼增飭  
之而鼓樓則迫近市衢喧湫狹隘敞久持甚嘉靖初元  
汲縣李公需來尹祁邑則築二土臺於迤內冀建鼓樓  
於上而更新之以事報罷弗果後繼祁治者咸踵敞承  
頽未之能有興也越庚戌隴西車公錦奉命來祁觸斯  
樓之敞卽有志更葺歷壬子乃協謀少尹東黃王君守

經鳩工集材撒舊貫而鼎成之磚甃臺圍建樓六楹東  
便置鍾亭焉所以爲鼓聲之起節也經始於夏四月落  
成於秋九月民不勞而邑治改觀矣車公之所爲其殆  
起敝於百年之後而爲人所不能爲者與於平道承於  
時也治盛於人也時之所興則機必有以約之而不爽  
其動履之貞人之所與則神必有以相之而克得乎相  
乘之會車公鼓樓之建其道之相感乎而治之相承應  
者邪古人麗法以示民也設象魏以布之象法也魏魏  
也縣法於魏闕之上使民知所畏而不違因於時而罔

敦也鼓樓象魏固名異而理一者歟然公仁厚愷悌之  
心浹洽於民民念之而與之相忘故后今之世覩斯樓  
而稱之者曰此百年之所敝也車公之所新也卽樓以  
興思因事以誦德將沒世罔有攸替矣雖然此特以在  
者言之也若夫繼世之賢蒞法承治於斯樓時出入之  
誠能起敝以維風廣仁以宣化躋斯民於衽席之上罔  
祁人之大幸也而亦豈非車公所以成樓之意哉王君  
念斯盛舉不可無述也屬繩芳爲記遂紀其意而系之  
以歌曰麓山兮葱蒼昌水兮源長際斯時兮景運欣改

作兮孔良樓臺巍然兮快觀功德悠然兮弗忘

盤陀山石堂記

陳 斐 副使

晉陽之南百餘里卽多山有山名盤陀亦名千佛上多  
佛像龕洞鄆陵陳裴氏先督晉學政後叅政守冀寧顧  
瞻有懷命祁李尹鑿石堂於龕之左堂鑿孔子及顏曾  
像或曰先師託茲石而久陳子曰佛孔子之道與天地  
同功與日月並明與四時無窮與山川相依以始終而  
茲特寄諸山以爲宮非孔子之寄諸山川而久乃山川  
寄於吾道之中夫孔子之道高明博厚其體至大顧斯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山磊砢轟峻砥道中之一礫塊耳聖人者道之精華也  
山者道之凝結也精華爲凝結之主宰凝結爲精華之  
邪廓吾道分判而後有天地天地分判而後有山川今  
分判山石以爲龕而堂彫鑿巖洞而爲孔像而曰孔子  
之道因是以久不知聖道出於天地山川未判之先洪  
蒙無像之際無極之真而聖人之體也知無極爲聖人  
之真則知有像爲聖人之幻故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孔  
子形氣質具而其妙存是不離乎渾淪此聖之全也發



而爲四端敷而爲五品達而爲萬善載而爲六籍道已  
離而聖已鑿也今不救六經之鑿乎聖人之道迺藉一  
石以鑿乎聖人之像而不知聖人之妙已藏於未鑿之  
先秘於無像之際而際於斯地之山石耳學孔氏者因  
茲石而至於盡石之處因茲山而至於盡山之處因茲  
地而至於盡地之處無不有以見乎孔子焉可也今夫  
石石之石也盡乎石不石之石也今夫山山之山也盡  
乎山不山之山也今夫地地之地也盡乎地不地之地  
也觀物而至於無山無石無地之處無往而非道無往  
而無非道則孔子之真包乎山石之外而寄於山石之  
中超乎形像之表而存乎形像之間是則學孔子之真  
者求之於山石形像可也求之於吾心尤可也石室造  
於丙辰之冬成於丁巳之春縣令名春芳爲畿內井陘  
人向往端慤殆亦孔子之徒云

重修鎮河樓記

閻繩芳

祁之東南有麓臺上下幘諸山正德以前樹木叢茂民  
寡薪採山之諸泉匯而爲盤陀水流而爲昌源河長波  
澎湃由六支豐澤等村經上段都而入於汾雖六七月

大雨時作爲木石所蘊放流故道終歲未見其徙且竭  
焉以故從來遠鎮而及縣北諸村咸濬支渠溉田數千  
頃祁以此豐富嘉靖初元民風漸侈競爲居室南山之  
木採無虛歲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墾以爲田尋株尺  
葉必剗削無遺天若暴雨水無所礙朝落於南山而夕  
卽達於平壤矣延漲衝決流無定所屢徙於賈冷南北  
壤民田者不知其幾千頃滄廬舍者不知其幾百區也  
沿河諸鄉甚苦之是以有秋者常少而祁人之豐富減  
於前之什七矣於乎河之爲害有如此哉賈令鎮中街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舊有樓宣德間鎮人以斯有驛署而鼎建之壯並峙之  
觀也迨嘉靖丙申驛署遷於縣城中而斯樓亦頽敝弗  
振鎮人間邦瀛袁尚清乃倡衆更修之經始於丙辰夏  
六月落成於戊午冬十月輦飛鳥革金碧輝煌巍麗實  
倍於前矣然集財於衆而弗私勵事於久而匪懈二人  
之志亦殷矣哉縣令李公春芳喜斯樓之新也乃名之  
曰鎮河蓋以天下之勢有輕重而理有相軋風水者之  
所常談君子亦習之而不置也自今觀之樓其峙於北  
壯主之勢厚重而不遷乎河其環於南麗容之形悠然

而循軌乎主客既分輕重斯別河水泛溢之患將爲樓所軋而保其必無矣李公命名之義固冀斯民之免昏墊而復於豐富也用心亦仁矣哉雖然樓鎮之家文物衣冠通今學古者濟濟輩出行將陟雲霄騰事業炫光閭里與斯樓並高於千仞則河水之流聲又於我祁而增美矣豈獨使無衝決之害而已哉庠生閻子邦汶閻子鎧康子繼志以樓之再修也謁予記之遂敘鎮河之所由名而望於諸生者如此若夫輸鏗協力有與於斯樓者法得備書於碑陰云是爲記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重修武安王廟記

戴賓邑人

王廟在祁南街歲久傾圮關中岳侯木奉命蒞吾祁惻然興嘆曰茲廟風化之所係也可如是陋乎命祁民孟廷臣等措財鳩工拓而新之時縣丞戴公守仁主簿李公啟東教諭李公蛟訓導張公孔時盧公雲咸贊襄焉數月而工竣圯陋修飭金碧輝煌煥然改觀赫然起敬蓋不特廟貌之尊嚴而祁之人奔走瞻仰益作其忠義武勇之心焉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豈不大哉廷臣等以賓居近王廟以記文請賓惟王之忠義武勇載在

史冊傳播今古無俟贅言但知其名而不知其實則王之道鮮矣可不掇所聞以暴白之邪竊嘗聞漢錄既燼君臣道喪王獨委身昭烈間關有爲恒如一日天下之大忠也可爲後世事君者之法嘗爲曹瞞所得遇之甚厚從容報效竟歸舊主天下之大義也可爲後世處變者之法圍樊逼許志扶炎祚繼之以死天下之大武也可爲後世討賊者之法祀典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王兩得之祀之誠宜矣是故環海內外皆知敬祀况吾郡去解不遠風興尤甚反不知所以敬祀而拓新其廟

可乎然敬祀之中不可無敬法之道必也慕其名而必求其實尊所聞而必行所知考其發源於龍逢之祖而稽其定學於春秋之經則庶乎於王之忠義武勇得所師以爲氣節行義之基也不然吾恐述於心而眩於爲容氣是事而曰節義則忿戾粗鄙矯拂逞私熾人欲滅天理是誦操戈入室毀瓦畫墁大悖乎道者也豈非吾祁人之所當深戒者與竇嘗判大名有事宣大睹王廟圯陋而未能一新之既有愧於諸守土者而氣節行義邈乎未聞其愧於諸人士也多矣茲以所聞表吾祁使

有志於法王者必求無愧於王焉可也是舉也經始於嘉靖甲子三月十五日落成於八月望日丙寅春三月辛卯序序畢而系之以贊贊曰赫赫厥靈於萬斯年福善禍淫爲邑具瞻

重修太清觀記

馬雲雷 邑人

縣近東門有太清觀祝釐保禧恒於其地歲久頽壞鄉耆渠璠等惕然以爲不可以妥神鳩工修理簷牙之頽壞者葺之像貌之頽壞者補之黝堊鮮明金碧輝映煥然一新矣厥功告成而以道士武真琰徒馬嘗貴奉祀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香火請余爲記余方鄙世之人倡爲幻竊土木繁興棲不經之神陳無益之祀以禳災祈福爲名以利身潤家爲計舉動無稽不成典禮地方之災神明之所殛也是工之興綜理者得人凡料物之用度資財之出納工匠之役使不吝不枉纖毫無私誠可嘉也夫人之所以祀神必資於廟貌者何也廟尊則展敬有地廟嚴則畏心自生畏心生而邪念泯善念興人性淑世道由之以正也此古人神道設教之意豈徒壯觀而已哉今祀太清三神謂天官地官人官也天地之官不敢妄爲之說人

官奉以老氏老氏之教以清淨無爲爲宗人有知覺則有運動運動之不得其道不如無爲之爲尚也蓋將使人潔淨無欲不染於污穢不雜於塵囂優游於雅淡澄虛之境但沿習旣久支流餘裔又失其真蟬脫羽化荒於誕雖非儒者所常道亦非若左道惑衆之甚也余獨取其觀之三神以清爲宗故名爲太清也往年邊人苦於戰征內地疲於輸辦擾攘騷動憊亦甚矣今聖天子在上英銳天聰迴過前代諸公卿仰承德意奉職惟謹政教修明上通元化以正動正以和名和致天清於上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雨暘時若風恬日熙地清於下不騫不崩滋長秀實人清於中平正其心術勤勞其生藝簡約其費用敦厚其倫理鑿井耕田嬉嬉無事豈非千古斯人之一快也哉諸耆曰太清之義斯爲著矣遂刊之石以風興起

新遷賈令驛碑記

高叔嗣

參政

賈令驛不知名所繇起置在盤陀同戈洪善之間嘉靖十五年六月大水壞驛舍其月祁縣知縣劉銳因呈言驛去祁二十里而近並河居民裁百餘客來無肯安者常止祁傳乘糗芻縣驛兩具之以應客求惟祁所出民

病不敢言且驛長諸役使皆近驛人爲之善伺得其私  
公亡匿傳乘雖囚繫亦解縱莫誰何前後長以罪罷去  
不可勝數驛事亦廢願因其壞遷之縣便當是時祁父  
老皆言驛當遷都察院下其呈驛傳道察院下分守道  
使都司斷事尹竭視之視之賈令東抵盤陀三十五里  
北抵同戈四十里南抵洪善七十里祁居其中盛言可  
遷會都察院詰汾州獄繇祁還分守道白其狀議乃堅  
決曰必得人以專其工不然不就於是屬太原府檢校  
鄭鴻計其直期以畢工得代故成起以九月二十六日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成以十一月十五日始賈令人食於驛聞驛遷也聚族  
將訟之其言惑人檢校鴻遽撤其材盡歸之縣乃不果  
訟故太原名善訟不虛也夫以一驛之細其事明白如  
此不遷則祁民不堪而困已遷之則賈令不利而怨已  
怨者其私也微斷以行之有不爲言所動者誰邪由此  
言之彼其大者可慮也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朝邑韓  
邦奇察院巡按御史東平趙元夫驛傳道僉事盧龍趙  
得祐分守道叅政祥符高叔嗣驛成叔嗣譔文鴻銳立  
石

新遷儒學記

周宣 提學

祁縣學舊據闕市之衝洿陋喧湫不可以葺久矣嘉靖癸未秋八月侍御萊陽王公秀行部過而惕焉周視城中得浮圖氏之宮於城西南隅麗甚嘆曰是稗吾者也而滋漫若此尚可附而有之耶遂檄縣尹楊本源令民頽新宮爲學者聽未旬月者民王廷傑等各以其力至又三浹月而功成正中爲大成殿從祀之廡翼之前爲戟門鄉賢名宦之祠翼之又前爲櫺星門揭制詞爲二綽楔翼之殿之左爲明倫堂諸文學士黌舍翼之堂之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前爲重門帑庖漏之類羣翼之門之南得隙地二區舊爲浮圖氏圃茲合樹蔬茹聚講會食之需出焉乃予以提學往視焉則見其制之宏而備也成之敏而緻也役之鉅而不重費也則前諸士而爲之言曰凡學之設以崇教也教也者明大道以淑人心也人之生也肇於夫婦續於父子達於君臣長幼朋友之倫其情愛憎悲喜憂懼其禮婚喪賓祭朝覲聘享鄉射田獵其政生聚訓誨刑賞廢置予奪比其倫疏其情秩其禮平其政明大道以教夫人者聖人也三代而上如堯如舜如禹如



湯如文武其道與教至夫子而始備三代而不如漢如唐如宋其道與教賴夫子而益明故道莫盛於夫子教莫神於夫子學而祀夫子崇教也篤道也不忘本也浮圖氏之教夢幻生死塵芥六合廢人倫黜羣情去禮與政俛焉以明心見性爲事逮夫技之窮而擾也則以善惡報應之說先焉於乎亦異矣彼惑於善惡報應之說者凡民也吾無議矣而號爲吾黨之士而不免焉何也毋亦所謂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因放情而不莊畏法度之拘已樂其閒曠之意以自適與不知人倫廢而

生理絕矣羣情黜而潰機張矣禮政墜則奸慝頻仍禍亂糾紛其何竟已乎然則天地之所以生人而必有與立也惟道與教不可無則吾夫子之祀雖與天地焉無窮可也侍御公斯舉豈直厚風教於祁一方之士而已哉其爲世道人心計遠矣祁之俗固善自春秋祁奚氏以來代稱多士正德辛未流寇蹂縣境同日死義之婦至七人斯道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也起而振之成一方之教以侈侍御公之意非吾與二三子之責邪於乎念之哉

七貞記

周 宣

正德元年夏流賊起霸上流入山西所至焚蕩搶劫恣行非義而貞烈之婦仗節不屈得蒙旌表者於祁縣得七人焉曰武氏者縣生員孔俊妻性淑慧每夜績佐夫讀書因問列女傳俊曰爾婦人曷足語此曰是亦人耳奚難能俊心竒之至是俱爲賊所執賊縛俊連射六矢因謂武曰從則生不從則死武大罵曰吾儒家婦豈若等匹邪賊怒以刃逼之武罵如初遂刺其目并斷其左臂以死田氏者故民楊子秀妻痛子秀早亡力撫二孤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躬織作以自給賊見其美欲犯之曰我恨不速死與吾夫遊於地下尙從汝以自污耶砍傷其右臂田絮衣走溺死隣舍井中高氏趙文茂妻避賊隣人空室中爲一賊所執謂之曰早從我共享安樂曰我窮居十餘年矣何樂之望賊以刃批其面并刺其腹以死郝氏故民王原妻誓志孀居人罕見其面時傳言賊至衆皆避走郝獨守空室不去及執厲聲曰我孀婦也不二心久矣賊見其志不可屈揮刃碎其身而去又有民張才玘妻范氏賊至驚走伏坊民段能圍舍中賊執利刃闖入欲逼

之范奮起捉衣嚙裾大罵之賊以刃砍其頸殞地氣絕  
溫廷美妻郭氏時聞賊至匿城下穴中拽出之驅迫以  
前自達不能免趨投城東深水坑溺死段奎妻閻氏卧  
病於床賊至奮聲大罵賊怒引弓揮刃閻引頸迎之曰  
能速殺我成吾志甚幸賊竟殺之裂其屍嗚呼當氛塵  
簸蕩之時閭閻細民貪生幸免勇於從惡固無足怪而  
號爲守令父母斯民者亦復坐視不恤付之無可奈何  
甚至開門延敵以苟旦夕之安而此七人者獨仗節不  
屈視死如歸何哉要亦理義之根於人心有不容終泯  
焉耳嗚呼彼貪生幸免坐視民患而莫之恤者獨無是  
心也耶可慨夫右記成於武廟實錄備遺集中初予校  
士來縣謀於知縣本源將建祠以祀七貞未就也今予  
以新命趨廣南恐其久而湮沒無聞遂刻置學宮以彰  
之且以爲一方風教之助云

梁孺人輓辭

附

張嗣孝

陽曲人

吁嗟孺人性秉貞淑毓質名門庭訓是式及笄于歸相  
夫以敬事厥舅姑惟勤惟慎夫何不幸姑病纏綿扶侍  
六載不懈亦虔念夫艱嗣撫躬若失亟置小星甘居別

室願姑病愈願夫有子竭誠告天茹素沒齒姑也將殂  
遺胤凡六四男二女囑婦顧復未克有子夫也云逝眷  
言遺恨沒身不祀其人痛絕遽失所天閨門弱質生死  
兩難伊維義訓死事成事立孤云難捐身則易寧難勿  
易報姑與夫全我素節人紀是扶慨彼薄俗罔談節義  
莠言踏來云某富貴舅亦有言婦幸聽我盛年無子別  
適爲安其人泣訴婦志已定誓死不移恐辱庭訓譌喙  
漸息厥志彌堅治彼家事幾歷迤邐撫掬姑叔竭我心  
力荏苒廿年婚嫁始畢次叔有子序應過嗣展告几筵

爲夫承繼絕而克續危而復安俾姑暨夫冥目九泉伊  
古列女曰高梁行夏侯令女傳訓尤炳夫惟不忍幼弱  
重孤其人之義古今云符存亡易心禽獸是恥其人之  
節後先一軌義姑義姊昔頌女宗其人之行厥美攸同  
壽登八秩心力孔艱爲功任氏餘六十年任氏功臣梁  
氏肖女兩姓之光聿昭倫紀人亦有言冠而實笄一時  
富貴畢世見嗤翳惟其人笄不異冠全我令名立懦廉  
頑有美令子承顏養志世業用興克振先緒

